

中国近代名家作品精选

朱朴存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朱朴存画集



中国近代名家作品精选

朱朴存 著

▲ 辽宁美术出版社

朱朴存画集



顾问：董万德
郭兴文
王成虎
总策划：李明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朴存画集 / 朱朴存绘.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5.6

ISBN 7-5314-3265-X

I. 朱... II. 朱... III. ①花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6496 号

出版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编：110001)

印刷者：辽宁印刷集团美术印刷厂

发行者：辽宁省新华书店

开本：889 × 1194mm 1/16

印张：6

字数：7 千字

印数：1—2 000

出版时间：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林 枫

封面设计：萧 林

版式设计：晓 枫

责任校对：张亚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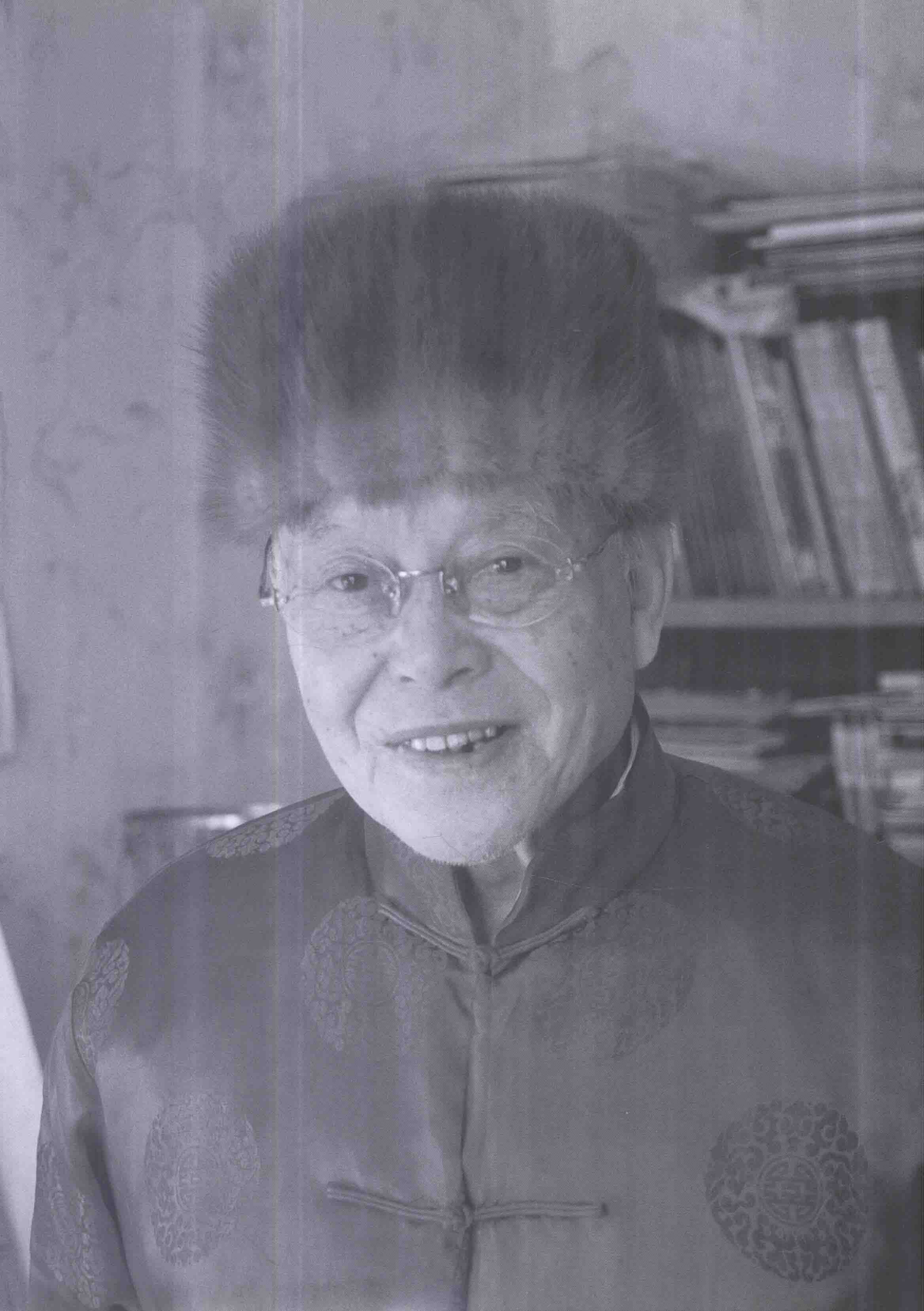
定 价：53.00 元

邮购电话：024-23414948

E-mail: lm1945@yahoo.com

http: //www.lnpgc.com.cn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賀朱樸存先生惠集問世



遐齡德劭
藝逸韻峰

甲申夏



朱樸存題



趙華勝 題辭

花家傳與生
為轉喚木哲

謹題標堂宜集乙酉春郭興文



读画有感

——我所知道的朱朴存先生

我和朴存先生相识多年，知道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而又耿介自爱自尊的人；也知道他是一位画家和诗人。但对其艺术作品并没有认真地看过读过，只是一览而过而已。较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和有关材料后，不禁令我惊叹其品质之高、造诣之深达到如是程度。同时，在和他的面谈中，也产生了一种相知恨晚之感。

在他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画集自序上，得知朱老是“承家学之渊源，自幼即酷爱绘画”的。这说明他是出自名门，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文化素养与国学知识。据说后来还任过中学和专科学校的教师，也在报刊上发表过小说、诗词、散文等。后来又在南京中央大学入大师陈之佛之门，成了登堂入室的弟子。并自称兼以“上探宣和画院诸名贤之胜，下究元明清诸大家之遗烈。间者徘徊于山巅水涯之间，流连于花光鸟影之际。”这说明是从名师学习又在学习古今名师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在师法自然与现实生活中得来其造诣的。只可惜前五十年作品都在“史无前例之浩劫中而沦于抄没”了。只能“汇集烬余”以成册。因此有“灯昏簾角倚窗寒，雨夕风晨数岁澜，泼绢投缣几行泪，草将点点染馋刊……”之叹。最后的署款是：“蜀达邑朴翁时年七十又八于东北蜗居室。”自号其室为蜗居室，足见其室陋小与生活之苦了。

又在其好友柯荣欣先生的序文中得知，不但“善承陈之佛大师衣钵遗绪”，而且是“以其欧陆造型艺术之功底，熔国学绘事之素养于一炉。”这说明朴翁是有西洋画功底的。

陈之佛（一八九五—一九六二）曾留学日本六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在这里自然会学西洋画。三十五岁后才致力于国画之研究，专攻双勾细染之花鸟“画精妙无双”的。朴翁既是他的入室弟子，自然会从其师学习西洋画，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西洋画家之教导。

朴翁在熔中西于一炉后，所表现出来的是“尤著有中国文化之风骨异彩，梁

然、斐然。”柯先生序文后一段还以“周官”与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作例而“可设为一言，今之学而问世能及身名殖者固或有之，然未必即能传诸世之后。反之，学而不彰，名不重于时人者，亦或不鲜，然未必不能以其澹澹霏霏诸来哲，抑朴存或其人欤！”此言极是。也正是知音者之慨叹啊！而柯先生这篇序言又在一九九七年的《朱朴存画集》上刊载了，这说明直到此时，朴翁的生活与处境并没有改变。可能以此为界斯后即来运始转了。

现在所见到的朴翁是精神矍铄、意气风发，毫无近黄昏之容，而是旭日正东升之态。一位年居九十的老人能有此神采是不多见的。这自然是由于有旷达自适、淡泊名利、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所致。可也与国家社会之发展现状以及个人的生活、工作条件之改善有关。现在寓所与工作环境虽非豪华精舍，也与知名艺术家的居住与生活条件不能相比，但毕竟是摆脱了过去那种“蜗居室”的困境了。因此自一九九八年之后，在其艺术、特别是绘画创作上不是趋弱，而是更加精进与多彩。

观其旧作特别是许多新品更清楚地认识其艺术的面目与本质。不揣浅陋，分门别类略作介绍。

朴翁在绘画上，无论人物、山水、花鸟、草虫、走兽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其中则是以工笔重彩花鸟为主、为多。花鸟中又以梅与鹰为画家所偏爱。在作品中的确是白梅、红梅、绿梅、墨梅等等为主，鹰则雄鹰展翅、雄鹰抓食、墨鹰、白鹰等等很多。这自然是梅喻其处寒冬而盛开又报春，鹰者雄健有万里之志的。

山水较花鸟为少，但多是来自真山、真水与真景。画法也有其独到之处。如《岷山清凉阁》、《黄果树瀑布》、《天河潭》、《峨嵋松径》、《江陵渡》等等，都标明是西南游踪之写生。画法则不作细皴浓抹，只求典雅幽趣，而三远之景尽收眼底。有的作品还用头青大绿作近景，这是近世画家所讳用和少见的。

在其西南游踪的写生作品中，有一幅《西双版纳》图，我觉得更值得注意。在这件不大的横幅画面上，一个身着蓝衣红裙的彝族姑娘，漫步于曲径石板路上向前走来，形体虽小却极写实有神韵。左右几株大棕榈树占有大部分画面，地面淡绿草坪上间有点点草丛。这幅作品乍看起来像是一幅西洋水彩风景画，可仔细观察又是用国画传统细线勾出的。正是一幅熔中西画法于一炉而又以中国文化之风骨粲然、斐然的典型作品。

在人物画方面，比山水还要少，但也同样能看出其写实功力来。那幅《西双版纳》图也可以说是一幅风景人物画，因为人物虽小却是画中主体，表现的是现实人的生活。在这位彝族姑娘之形体上已经可以看出画家之写实功夫了。其他作品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是一幅山水人物画。就是在古装仕女和仙佛之类的人物画上，也同样能看出其写实与高雅之手法来。如一九九八年所画的《竹阴消夏》图，主体是一位高大的古装仕女，浓墨高髻、淡彩傅面以及长裙佩带无不比例正确、神采奕奕。所用线条则是工整的高古游丝描，而不是近世仕女画家所惯用的有起伏波折顿挫的什么这个描那个描。人物的工整与傅色之浓淡适度，神色之淑雅与处于淡绿双勾的竹林中，其传神写照真是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界。

又在其二零零三年画的大轴水墨《达摩像》上，同样能看出写实与水墨晕染不苟的手法来。画家除了工笔重彩画之外，水墨写意也是很好的。原因就是他是在工笔基础上的写意，而非那种草草几笔不求形似的写意。有些画家注注拿苏东坡的话来作依据，东坡翁是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话，但这并不是不要形似，画无形似怎样达到神似？东坡翁是反对只求形似而不求神似。东坡翁所画竹石以及他所论及的画家又有谁能说是不求形似！有位外籍学者说中国画之衰败就败在这写意画上了（大意）。这是对那些草草几笔不求形似的所谓文人画家而谈的，其实写意作为一种画法来说也是有其传统与优点的。文人画家也并不需

要排斥写意，许多工笔画家都可称之为“文人画”家的，朴翁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草虫走兽画，同样是朴翁所长。如《天趣》图上之蛴蛴；长卷《群蝶》图上之蝴蝶；《荷花蜻蜓》上的蜻蜓等等，其生动写实堪与白石翁的草虫媲美。走兽则如今丰所画的《双虎》和题曰：“恭贺新春，猴丰大吉，同心协力，共创辉煌”的古树猿猴图，都是很好的写实作品。这不但可以看出画家之功力不衰，而且更能知道画家有虎之志与共创辉煌之乐观心情的。

此外朴翁在诗与书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诗大体是表达爱与情感之作，书法则是隶、楷、行都有。虽然无名家大师之名，却有自我风骨。

总而言之，朴翁可谓是德艺具备的作家。当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绘画上，画面很少题诗跋文，有之也是以淡墨行书，不破坏以画为主的画面。其画又是继承和发展了苏东坡的“天工与清新”之遗训的。其作品与名声定不待奕世之后而始显的。可是就朴翁本人来说，他是有一段不短的坎坷经历的，直到暮年才有个安居条件。其所以自强不息，艺更精进，完全是出自对国家民族以及艺术的热忱，而非为个人的名利，这是他的一贯性格。正是如此，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才能有深度，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品质。所谓“士有所不为，而后始有所为”，朴翁其人也。

李 浴

二零零四年三月于青谷居

朱朴存先生画序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个有着太多悲哀与碰撞的悲欣交集的时代。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天天的流失，面对着传统中国画一天天的改变，深深热爱传统文化的我，总是在面对深具传统意蕴的美时不觥不惺惺而惜。

当朱朴存先生将他的作品展示给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要惊异于他的绘画意境之高远，以及设色之精工，原来竟非时人所及。更慨叹他深居简出，少为人知，亦不觥将他艺术的理念以及精湛技艺传与时人。

艺术虽然是寂寞之道，但朱朴存先生也过于寂寞了，寂寞得让人心酸。

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个时代、几代人的悲剧。发生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大变故，中止了朱朴存先生艺术的脚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收藏以及创作，除了人生存下来以外，片纸无存。后人再也无缘看到创作于那些丰富力强丰代的精心之作。

工笔花鸟本因其富丽堂皇而有富贵气，但朱朴存先生的画中却别有伤心的寥落之气。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诗云：“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或者像吴文英《夜合花》所唱：“十丰一梦凄凉。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重来万感，依前唤酒银罍。溪雨急，岸花狂。趁残鸦，飞过苍茫。故人楼上，凭谁指与，芳草斜阳。”将这些词句与朱朴存先生的画对读，怎觥不让人唏嘘久之。

但也唯有在繁华刊落处见到本色，见到真相，才能领悟到朱朴存先生意境的根柢之处。

朱朴存先生一九三六年毕业于四川艺大，继入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师于涂悲鸿（一八九五—一九五三）与陈之佛（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涂悲鸿留学法国，陈之佛留学日本，为的是重新振作中国的绘画艺术，所以当他们回国之后，就又重新回到运用中国艺术载体、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画法以完善绘画风格的路上

来。这种学术取向，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学生们——朱朴存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开始迈上艺术之路的，其中尤以陈之佛对他的影响大。

在陈之佛的一生中，虽然不见有激扬弩张的行动，但也从未消沉和颓唐，这是与他的性情和所从事的事业分不开的。他不仅在艺术上开拓创造，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并且在人生的素养上，达到一种高尚的品格。这正是陈之佛的伟大之处。人们常说“道德文章”、“画如其人”，是统一论而不是二元论，在陈之佛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完美无缺的。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他堪称一代宗师。

陈之佛为二十世纪二三十丰代少有的几位热衷于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探索者。他的花鸟画来源于传统，兼取后蜀和南唐涂熙、黄筌之长，对宋代画院工笔花鸟画作品用功尤勤。陈之佛继承了中国传统工笔画的优良传统，然后又融合了西洋绘画以及日本绘画之长，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他的画严谨工细，一丝不苟，既生动自然又富有装饰意味。有评者谓，陈之佛是将传统工笔花鸟画向现代工笔花鸟画转型的中坚人物，也是元、明、清以来在工笔花鸟画方面最有贡献也最有造诣的一代大家。

陈之佛在专攻工笔花鸟画之前，曾长期从事工艺设计，因此精美的表现技法、严谨的造型手段以及颇具装饰意味的画面形态都与图案设计有着一种内在的相通。如果说陈之佛在工笔花鸟画方面有什么创新的话，正是由深厚的工艺设计的涵养而来。

朱朴存先生继承了陈之佛工笔花鸟画的优点，构图极其讲究，设色雅洁。但仔细比较，会发现朱朴存先生与陈之佛稍有不同的是，他一入手就是传统工笔花鸟画，虽然也不乏装饰性的美，然而更多的却是生动自然的美。我猜这是由于朱朴存先生胸中的人文修养与古人的意境极其容易相融，因此减少了陈之佛的工艺性而增加了生动性。而且在构图方面，朱朴存先生比陈之佛更显得完美。

我最爱看朱朴存先生笔下的桃花与杏花，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亦只有淡泊天性的人才能够画出，不当花是花，人亦不是看花赏花人，只是人与花皆好，春事烂漫到难收难管，亦依然简静，有他的清贵气。

朱朴存先生的画意画境是可以到古典诗词里去寻求的。中国人在面对自然万物时，都是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直看得山水草木花鸟都与自家性情相通相适，相亲相近间充分体现人世的真情。这样的意境在今天已是一种奇迹与梦想，但在前人那里，却只是寻常岁月里的梅花消息，寻常人家屋檐前后的鸟叫虫鸣。于是鸢飞鱼跃间，无不是生机流荡。所以在我看来，朱朴存先生在学习陈之佛的画法中，又向传统的生机自然靠拢，更因书卷修养而使自己的画面富有文气，花团锦簇间，亦可见他淡泊的心境。所以其意境是清新隽永、雍容典雅的，同时包含着深沉静穆、意韵酣浓的情致。

朱朴存先生年九十矣，下笔仍然健旺精准。董其昌说：“黄大痴年九十而貌如童颜，米友仁八十有余而神明不衰，盖画中烟云供养也。”朱朴存先生每天仍然在辛勤地创作着，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的笔下看到流露出来的无限生机。

这种生机，正来源于他那即使是无边的黑暗也无法摧垮的生命力！我愿朱朴存先生长寿更长寿，我也相信上苍会再赐给他更多的生命与更多的平安，让他心中的图画随着画笔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美丽！

刘 翼

二零零四年二月于北大燕园







